冬至

冬天人们没活干，五海有。见天往女人家里跑，坐着不走。屯里很多女人就有了五海赋予的颜色。比如，红绫子是橙红色，春叶是墨黑色，金果是海蓝色……人们只要见到五海夹着烟摇头晃脑，一个女人就要有了属于她的颜色。五海不管去哪，遇见女人，管她是哪屯的，也要给人家评点一番，把人家说得眉开眼笑。说完了也不离去，跟女人走，有时跟出去很远，不干什么，就黏糊，腻着说话。他总是告诉女人，每个女人都是不同样的花，各有各的美。

然而，五海被四姑娘难住了。

马兰店

◎格尼

四姑娘是老韩家的。说起来，四姑娘还是五海初中同学，五海读高中，四姑娘考了中专。都说女大十八变，越变越好看，到四姑娘这，完全违背规律，没哪地方有个姑娘样，身宽体却瘦，空长一个大骨架子。四姑娘的长相极怪，不是具体的哪个地方不好看，单看眼睛，小点而已，有些小眼睛相当媚，可她的小眼睛直让人想到老鼠；鼻子眉毛嘴也不是那么难看，可是组合起来实在让人下不了眼，丑得有点说不上来。四姑娘去城里找活，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找着。原因很简单，形象气质欠佳。好不容易找到个洗碗的活，干了个把月，自己干不下去了，他们都嫌她丑，不和她在一桌吃饭。四姑娘回来，二十七八岁没对象，高不成低不就。日子哗哗往前淌，四姑娘喜欢闷在家里，不声不响地过。人们悄悄说，这四姑娘怕是一辈子只能当姑娘了。

五海是在屯里小卖店看见四姑娘的。那天四姑娘实在闷得心慌，不知怎么就走去小卖店。小卖店是女人和孩子常去的地方，去了喜欢聚堆，买完东西不走，围坐长凳上烤炉子唠嗑，只要门口的棉门帘子一掀开，寒气进来，就都缩脖跺脚往那瞅。那回五海进来，被满屋子大呼小叫的女人吓一跳，很快又被孩子围上来，“爸爸爸爸”地叫。五海就忙不过来了。人们发现，五海和女人孩子在一起，脾气真是好得很。五海不紧不慢地到柜台前买糖果分给孩子，心仍系在女人身上，不时回头瞟上几眼。女人冬天不干活，手养得稍微好点，手指不大直，却是白着的。那些白花花的指头随意伸展，擎在粗糙生锈的炉筒子旁烤火，比美似的，很打眼。五海忙完孩子，转过身，眼睛顾不过来，仰头先把炉筒子骂了一番。

“锈成这德行，磕碜！”

四姑娘挤在女人堆里，听见五海说磕碜，陡然一惊。明明知道不是说自己，还是下意识地缩回手来，又小心翼翼地伸出去。

女人没男人夸赞，不知自己还美着，见到五海，她们的姿态就有了些变化。五海是艺术家呢，他说咱美咱就美。她们知道，五海只看她们，从来不动手脚的。五海是个好小伙子。只有四姑娘不知道五海那么喜欢研究女人。

“五海，你有时候说话不像个城里人。”长富家的女人说。

“我……城里？扯，城里人比我说话还难听，我不稀罕那地方。”

“不稀罕？那你和长富换。他给人挑水泥，嘻。”

“不不。”五海像真要被叫去挑水泥似的，“那活我做不了。”

“就是嘛，给人画画多好。”

“嘁……”五海尽量做出大男人的样子，无奈地摇头。

“你给俺们找颜色的时候说话好听，城里人文绉绉的，讲文明礼貌。”

女人们都笑。五海扑哧一笑，笑出个鼻涕泡。到底是没成家，孩子气，控制不住。五海有点不好意思，急急地掏纸巾出来擦。

“天太冷了！”五海说。

“嗨，看我今天啥色的？”蒋正万家的女人身子一挺。笑眯眯地说。

五海掏出烟点上，半倚着柜台，一手夹烟一手搭在臂弯上，把一口青烟长长地吐出去。他把蒋正万家的女人上下打量一番。

“还是明黄色，换不换衣服一个样。不变的。”

五海说完，开始看那些女人。眼睛实在忙不过来，就先落在那些烤火的手上。五海的眼睛像把刷子，把女人们的手指刷得整整齐齐的，女人们的身板也尽量挺直。

“哈哈，你们……不用那样的。自然，自然……”五海说着，就被卡住了似的不说话了。

五海见到一双细长白皙的手，小骨节，指尖纤小，留有月牙似的指甲，指甲半透明，好像蜻蜓翅膀做成的。这双纤细小巧的手在那些大手中脱颖而出，就像榆树林中偶然遇到一丛笔直柔软的柳条。五海的心尖在柳梢荡漾起伏，沿着手臂就看到四姑娘，顿时傻眼了。

“呃……嘶……”五海倒吸一口气。

“五海同学，是你啊！”四姑娘说话像蚊子，声细，轻。

五海还是听见了，“是，是啊……”

女人们本就无聊，有热闹当然不放过。既然是同学，四姑娘理应有个颜色才是。她们纷纷要求五海给四姑娘调个色，说说四姑娘是什么样的花。挨着四姑娘的女人给四姑娘说五海是多么厉害，哪个人家的媳妇姑娘都是花一样，各种各样的花。

四姑娘低头不语，脸颊渐渐泛红，一直红到耳根，脸膛本就黑，这黑红黑红的，像块燃烧过的正在熄灭的炭。

五海摇头晃脑，脑袋摇得发昏，也没调出什么颜色来。他着实被难住了。

“我不是花，连草也不是。”四姑娘退身离开火炉，像头瘦骨嶙嶙的熊，伤心地闯过棉门帘，钻进寒风里。

五海愣在那，心里很难过。四姑娘狼狈委屈的样子在脑海里重复闪现，他捂着胸口，久久说不出话。好像四姑娘的疼痛和他相连着，扎在他身上。他就决心要给四姑娘找到属于她的颜色，属于她的花。有的，一定有的。

将近冬至，马兰店下了一场大雪。大雪过后，天气更冷，如果一不小心，哪口气没喘匀，那寒气就灌进嘴里，只得咕噜一声咽下去，被哽得不是个滋味。

五海顶着严寒去找四姑娘，嘴里呼出的热气在前额发丝上凝结成霜，黑耳包变成了白耳包。

老韩太太在院子见到五海，回头朝屋里喊：“同学来了！”她给猪拌糠，哀怨地自语：“都是超生的，罚得不轻，看人家五海出息的。”

四姑娘的身影在窗前迅速闪过。五海进屋，见四姑娘坐在炕沿，对着墙角织围脖。织好的围脖盘在炕上，看样子有三米长，四姑娘还在不停地织。背地里的悄悄话是有气味的，不管人们如何掩饰掖藏，敏感的四姑娘仍能嗅到。她将那些从窗缝溜进来的气味一针针织进围脖，她发誓，只要有一天她不再是姑娘，她就扔了这些织针。

五海凑过去，头抵着墙，尽量不去看四姑娘的脸。

“你的手是咱屯里最美的，不光是屯里最美的，就是在城里，也是最美的。”五海说。

四姑娘仰起脸天真地问：“真的吗？”

五海撞见四姑娘的脸，心里明知道丑得厉害，却仍像被当头打了一棒，不大承受得住对比产生的落差。

“当然……真的。”五海挪开视线，抖发丝上没来得及化掉的霜。

四姑娘摊开双手翻来覆去地看，笑容蔓延开来，五海悄悄瞟过去，闭上眼，无奈地摇头。

“那我也是花？”

“是，当然是。”

“什么色的花？”

“这个……我还要和你多待些时间。”

“多长时间？”

“说……说不清楚。”

“那你天天来玩吧。”

五海的白天就长在四姑娘家了。四姑娘脸上有几颗雀斑，长在哪，牙齿什么样，一笑会露出哪些颗牙，鼻尖上的粉刺哪颗熟了哪颗是才长的……五海了解得一清二楚。

然而，五海仍旧一筹莫展。摇头晃脑，烟头满地。

“你那破围脖究竟要织多长？”五海烦躁地摁灭一个烟头。

“不知道。反正是废旧的线。”四姑娘说话时就把脸仰起来看五海，看来看去，眼里起了变化，像开春时在阳光下逐渐融化的冰泥，闪着一层亮晶晶的光。

“我的手真的好看吗？”

“好看。”五海的语气很重。

“我早知道的。白。”四姑娘嘻嘻一笑，十指放在围脖上灵活地弹跳着。“不光是手呢。”

只一会，四姑娘就黯然神伤了。“有什么用呢？它又没长在脸上。”

五海见不得女人伤心，他抓住四姑娘的手说：“当然有用，它是白玉兰。白玉兰是很美的花。”

“那我是什么颜色？”四姑娘急切地问。

“太复杂……女人啊女人……奇妙……”五海摩挲着四姑娘的手，感慨着。

“冬至我给你送羊肉饺子，杂碎汤。”四姑娘抽回手，羞答答地说。

五海机械地点点头，他已经几个晚上睡不着觉，一心想给四姑娘找属于她的颜色，脑袋快想破了。

马兰店过冬至，家家要包饺子。天短夜长，一天两顿饭，饺子也就是晚饭吃。有些人家过得隆重些，会宰头羊，炖羊肉，喝羊汤，驱寒，一早就开始忙活。嘴馋又舍不得钱的，会循着香味去蹭碗羊汤喝。然后走回家的路上，在凛冽的寒气中品咂嘴里的羊膻味，想想冬至，想想外出的亲人。离年不远了。 (未完待续)



无数个秋天

◎章铜胜

朋友在黄山当导游，经常陪游客上黄山，或是徜徉在徽州的山水、乡村间，我特别羡慕她的生活，经常关注她发的图片，或是为图片而配的文字。文字不一定精彩，但总会传递给我一些信息，那些都是我想知道的内容。昨天夜里，黄山景区工作人员扮上戏装，在山上为游客唱黄梅戏《对花》，我相信他们的做和唱都是认真的。今天清晨，朋友发了黄山日出的图片，红日薄云，黑郁郁的山和松的剪影，明与暗，绚丽与沉静，对比鲜明。朋友说“天凉好个秋”，这样的句子，我总觉得简单了些，可我又想不出更好的句子来，也在心中默念着，想着。这个秋天，有多少见过黄山的日出，见过秋日黄山上的一草一木、一峰一石呢，在他们的眼里，黄山的秋天是什么样子的呢，黄山又经历过多少个秋天呢？如此想来，心里好像又开朗了些，是啊，那是无数个秋天。

田野是个印象派的绘画大师，特别善于调制、涂抹各种不同的色彩，以点状、线状的细描，块状、片状的涂抹等等不同的方式呈现，精细时，可以是一花一叶的浅描慢画，大胆时，则是整个田野的肆意泼洒。在秋日田野的缤纷光影里，藏着秋天无数种色彩的变幻，如魔术师般。清晨，平静河水的白是反光的，稻田上空的浅岚和依附于村庄周围的淡雾，则是如轻纱般的白，或是乳白。稻田在正午时，黄得更为纯粹些，清晨则是带着一些湿气的黄，黄昏时却笼罩在一片暧昧不明的光影里，如蜜色游动，我不知道自己更喜欢哪个时段的稻田。爷爷喜欢在清晨，或是黄昏时站在村东的高处，向田野里张望，不知道爷爷喜欢稻田的清晨，还是黄昏。牛儿一天都在田野里闲逛、吃草，或是劳作，清晨的草地，还是绿意盈盈的，到了夕阳将要西下时，则是一片黄昏绿。我很喜欢黄昏绿这个词，一种颜色和某一段时光联系起来，就给了我们更多的想象力，一种颜色若是和一个季节联系起来，是不是也变得更具有想象力了呢，比如秋天的红、黄、绿、紫、褐、赭等等，若是再将它们细分为初秋、仲秋、深秋呢，秋天是不是会更加绚丽多彩。多彩的秋天，又会为我们留下多少种关于秋天的记忆呢。

村庄是收藏秋天的，没有一个秋天，愿意放弃任何一座村庄。进入秋天，田野里的粮食，被一点点地收进了村庄里的谷仓；红豆、绿豆之类的杂豆，被装进了不同的袋子、罐子里；一捆捆的芝麻，靠在南墙边晒着，等着它的果荚绽开，好倒出其中藏着的乌黑的芝麻粒；农家门前的晒匾里，向阳的墙上，摊着，挂着山芋干、萝卜丝、辣椒、茄子、玉米和各种豆类，不同颜色的收获物，在阳光下暴晒，晒去多余的水分，收藏进每家每户的仓房。柿子和枣子还挂在树上，羡慕地看着它们，停在屋上、树上、电线上的鸟雀却在嘴馋地盯着眼前的一切，它们不理解秋日乡村的忙碌，就像它们也不能理解冬天乡村生活的充裕一样。乡村人家，各有各的收成，也各有各的秋天。

在秋天，一棵树的表情是复杂的。板栗树上的板栗已经熟了，带刺的果实落到地上，裂开了一道口子，能看见里面藏着褐色的板栗，用鞋底搓一搓，就能剥出板栗来。枫杨树的叶子，春天萌发早，秋天落得也早，枝上的羽状复叶黄了，一枝金黄仍藏在绿叶间，风过时，叶片纷纷地落，落了一地。栾树开金黄的花，栾花开得纷繁、细碎，栾花上有一点鲜红，在枝上时不易察觉，看到栾花纵然而落时，你才会发现，路上落满栾花时，是不忍心踩着落花散步的。栾花刚落，便看见栾树红红的蒴果。桂花有很多种，开橘红、金黄、浅黄、银白的小花，天凉时，桂花的香气飘来，才发现藏在桂花叶腋间如碎屑的繁花。木芙蓉是依赖秋光的，它在一天里变幻着红妆，想要让我们多看看它们，我喜欢看水边的木芙蓉花开，临水照花，本就是一道风景，更何况它如梦幻般的色彩呢。木芙蓉算不算是一棵树呢，按照植物学分类，可能算不上，但谁又会在意这些呢。我相信，每一棵树都有属于自己那个的秋天，每棵树上的秋天又不尽相同，这世界上有多少棵树，就有多少种秋天。

若是留意一点，那无数个秋天，便会穿越时光苏醒过来，来到我们的身边，与我们相约相伴。

07
甘肃日报
文学
2026年11月2日
星期一
责任编辑 南泽仁
校对 傲昂嘉措
版式编辑 边强
新闻热线
0836－7777385
投稿邮箱
garb@gzznews.com